



为什么我们离动物最远

会计人与灵魂

张连起

两千多年前，古罗马军队攻进了希腊的一座城市，他们发现一位老人正蹲在沙地上专心研究一个图形——这个老人就是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。当罗马军人的利剑径直朝阿基米德劈来时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不要踩坏我的圆！”在他看来，画在地上的那个几何图形比生命还要重要。时光再往前推移，征服了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视察希腊的另一座城市，遇到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哲学家第奥根尼，便问他：“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：“不要挡住我的阳光！”在第奥根尼看来，与他在阳光下的沉思相比，声名显赫的大帝不值得一瞥。这两则流传千古的美谈诠释了灵魂生活的珍爱与高贵。或许有人会指出故事中的主人公乃古代圣哲非我族类，好在仓颉事先准备了16个方块字记录下咱会计人的同感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；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！”

所谓灵魂，不像五官、四肢、脏腑那样是人体的一个器官，它实际上是承载人们精神世界的内在空间。如果一个人只知道4件事情：吃、睡、排泄和赚钱，那么，我们可以嘲笑他不过是具有一副躯壳的“两足动物”，是既非固定资产也非流动资产的“递耗费用”！

《东方时空》的主持人白岩松写了一本书：痛并快乐着。大抵指的就是灵魂这件事儿。你犯了牙痛，你摔了一跤，痛源自于你的身体；当你失恋了，你的亲人故去了，是你的哪一部分在痛苦呢？你只好说，是灵魂（或曰心灵）感到了痛苦。你吃了一顿美餐，你沐浴了冬阳，你的身体会感到快乐；如果你读了一本好书，听了一支优美的乐曲，是你的哪一部分在快乐

呢？当然，又是灵魂。

灵魂是一个游子，一颗未被污染的淳朴的灵魂有着长久的美丽。灵魂的故乡在那遥远的地方，只要生命不止，灵魂便永远跋涉在回乡的途中。

会计人的灵魂似乎并不异于其他人，因为会计人首先是人，其次才是会计。一位会计朋友（在我所服务的客户财务机构中任职）津津乐道的“会计灵魂论”犹如醍醐灌顶，令我叫爽不迭。他说下面这番话的时候，窗外正肆虐着中国北方日渐令人色变的沙尘暴。

“会计人，因长于计算，所以精深；因职业禀赋，所以正直；因事务繁杂，所以勤勉；因责任重大，所以端赖高贵的灵魂。海涅说，人是动物中的权贵；霍桑说，人是有灵魂的陶钵；帕斯卡说，人是会思索的芦苇；阿密埃尔说，人对真理是水，对虚伪是火；卡莱尔说，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；兰姆说，人是会赌博的动物；培根说，人是世界的轴……如果灵魂之于人（特别是会计人）可有可无，则动物中的权贵应是老虎，有灵魂的陶钵宛若喇叭手中的法器，会思索的芦苇大约是成精的笛子，使用算盘和电脑的手将蜕变成摘桃的猴爪。一句话，灵魂是我们身上的神性，当我们享受灵魂的愉悦时，只好用寓言的方式宣告，我们离动物最远而离神最近！而一旦神性不再，我们不过是“账”海中的浮萍，不知向何处去，一如1949年的南京政府。”

是的，世间再没有比人的灵魂更宝贵的东西。也许不必举更多名人的事例，只要稍微留心观察周围的一切，便会在庸常的背景下，发现身边闪烁着如星光般的灵魂生活的光彩。

一日，我乘车出差。破旧机车的轰鸣声夹杂着旅客的抱怨，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体臭与多种食品的怪味，烦躁和厌倦感染着百无聊赖的人们。一个少女躲在车厢的一角，聚精会神地读一本书。与其说是读，不如说是“扑”在上面。她时而用左手在书上圈圈点点，时而抬起头来宁静地沉思，周围的嘈杂与她无涉，像遥远的贝加尔湖。望着她仿佛沐浴在一片光辉中的美丽的侧影，我心中洋溢着感动，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。那时的我也和她一样，只要拿起一本好书，心便飞翔，心便跟“美”一起走……什么书让她这般痴情？羡慕和好奇驱使我移到她跟前——“会计”——全国会计专业资格考试用书！请原谅我在这里用了感叹号，因为会计毕竟不像小说那样引人入胜。接下来的观察更让我接受了猛烈一击，这也正是为什么她用左手书写的原因，原来她的右手只有两个手指……

但，她的美依然让人怦然心动。

有的人活着，其实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却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心里。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诱惑容易使我们的灵魂日渐萎缩和空虚，可是，死活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在空虚中只剩下一个忙碌不止的躯壳啊！“借”“贷”是我们所需要的，纯正的追求更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我们不仅要编制“资产负债表”，更要编制“灵魂收益表”！

一想起那两位古希腊老人和埋头读书的少女，我便不停地行走在回归灵魂故乡的路上，好去感受肠热的旋律和诗意的泪潮。这其实是精神的救赎，我以为是。（作者单位：岳华〈集团〉会计师事务所）

责任编辑 刘黎静